

叔苴子內外編



82

叔苴子內外編

莊元臣撰

中華書局

叔苴子內外編

叢書集成初編

叔苴子內外編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三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出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

叔苴子內外編

此據粵雅堂叢書  
本排印初編各叢  
書僅有此本

## 叔苴子原敘

叔苴者。蓋取幽風九月叔苴之意也。叔者拾也。苴者麻子也。農人九月閒而無事。則采拾麻子。以爲來年播種之具。非取用於今。而取用於後也。余於習藝之暇。嘗屏書靜坐。或抱枕偃臥。或散步閒行。默而致思。天下之理。與夫人情事物之變化。究觀其所以往往能扶翳破障。由堂入室。遂援筆識之。不暇成文。取其適意而已。編分內外者。事理之別也。言及道德性命者。屬之理。屬之內。言及治亂興衰者。屬之事。屬之外。忽然有得。隨手附記。故語無次第。須其自來。不以力索。故言無煩帙。夫道猶海也。納百川。洩尾閭。不知窮極。而操瓢挹之。止能盈瓢而已。取者有盡。而受者有極也。凡吾所論夫道。不過一瓢而已。雖然。一瓢之水。於海爲細。於腹爲飽。吾取其適腹。固無不可者。况自一瓢而挹之不已。此王屋太山之神所畏于北山愚公者也。又安可少哉。或曰。子所取道者藝文也。而漫衍於是。得無誤而歧之乎。曰。吾固言之矣。農者叔苴。非取用于今。而取用于後也。因名其編爲叔苴子。乙未夏日。鵬池主人識。

右叔苴子內編六卷。外編二卷。明莊元臣撰。按元臣事蹟俟考。是書存吳中吳枚庵翊鳳祕籍叢函鈔本。字忠甫。松陵人。內編人之生也。魄先成而後魂附焉一條。末有此得之楊升庵云語。則殆與升庵往還者。又外編禮莫重於祭太廟一條。論建文永樂以及嘉靖承統事。固知爲勝國人矣。內編言道德性命之理。外編言治亂興衰之事。其自序云。或抱枕偃臥。或散步閒行。默而致思天下之理。與夫人情事物之變化。往往能抉翳破障。遂援筆議之。然議論特警快。往往欲以機鋒言下醒人。視明代子部雜家之屬。有過之無不及也。間沿二氏宗旨。而以儒理附會之。所云三教同源者。至昔孔子轍迹遍於天下一條。揚老而抑孔。尤不可爲訓。然此殆前明陋習。一時從風而靡。亦不獨忠甫然矣。又如秦始皇李斯廟食未可廢云云。有孟子安知不列馮道於柳下云云。均駭聽聞。然亦自警闢。究亦不能闕其口而奪之氣。又如小人有惡中之善一條。謂往往嵬瑣之後。族葉蕃昌。名德之嗣。熏爐銷歇。固天道之難問。而考古證今。如響斯應。殆亦未嘗無至理存焉。更不必以援儒入墨。專言果報。排詆是書矣。咸豐壬子彌勒誕日。南海伍崇曜謹跋。

# 叔苴子內編卷一

松陵莊元臣忠甫撰

物各有知。知卽是道。不論所知。物各有能。能卽是道。不論所能。以知能論道。鳶魚不遺。以所知能論道。天地有憾。故聖人言知能。不言所知能。

形待我以生。我不待形而生也。形失我則死。我失形猶是我耳。室有盈虛。人無得喪。奚哀奚樂。

心不求睡者不得睡。心求睡者亦不得睡。惟忘睡者睡斯美矣。心不求道者不得道。心求道者亦不得道。惟忘道者道斯集矣。故曰。天下何思何慮。

破木而成車。爲軾則安。爲輪則勞。工人無心也。範金而成器。鐘則來擊。樽則來捧。冶人無心也。天地生人。孰貴孰賤。孰賢孰愚。孰壽孰夭。任運而成。自同自異。必曰宰之。是造物之心私於工冶也。

含沙射影而成瘡。李廣射石而沒矢。影本虛也。以人視之。則虛者實。石本實也。以虎視之。則實者虛。譬其內真。則境無假者。是知內假則境無真矣。故得道者。金石不能破。水火不能傷。

駑馬百里。良馬什之。罷牛一駕。良牛伍之。極矣。若賢不肖之相去。累層而較之。萬猶不止。什伍云乎哉。吾未見麟之生虎。而見堯之生朱也。吾未見梟之生鳳。而見鯀之生禹也。物有種。而人無種也。

登陸者舍其舟。涉水者脫其驂。以爲無用。故弗戀也。失生之爲物。何用于死哉。亦陸之舟。水之驂也。而人

管簞簞不能割。至舉所愛以徇之。愚矣。

初生之鳥。不習羅繳。而駭于見人者。其驚心卵而具也。初乳之狼。不嘗血味而怒于見羊者。其猛心胎而具也。人性之剛柔善惡。未必皆習也。其胎卵者實多。

病寒者當暑而顫。病熱者方冬而汗。氣盛於內者。不受令于外也。故至人養真水以制外火。則夏可以鑿鼎而不燠。養真火以勝外水。則冬可以造冰而不愴。

置几於室。勿動勿易。久而塵盈寸焉。置水于室。弗動弗易。久而水減寸焉。以是知宇宙之閒。土日增而高。水日降而淺。故原隰浸以就崇。江海注而不盈。

天之佑堯舜。必矣。而朱均自若。性昏者天不能使之明也。天之縱孔孟。篤矣。而困厄自若。命窮者天不能使之通也。然則天地猶無如人何矣。而人其如天地何哉。

以肩之貴於足也。因養肩而廢足。則肩不成用矣。以裘之貴於袴也。因存裘而棄袴。則裘不成飾矣。故貴者必待不貴者而後貴。安者必待不安者而後安。

名勢之於人也。其猶巫歟。方神之降巫也。老者拜之。如拜其祖。少者拜之。如拜其父。及神已去。而儕巫于隸人。然則所拜者。非拜巫也。拜其附于巫者也。今當途之士。人咸擊臆曲拳以事之。夫亦事其所附者歟。一朝失勢。必有儕之于隸人者。

詔聾者。撞鐘伐鼓以警之。猶弗領也。以手喻形。而其解捷矣。詔盲者。烈炬燃藜以引之。猶弗辨也。以聲相

步。而其趨疾矣。智有所蔽者有所開。教有所窮者有所通。因其所開。施其所通。是以能立教之宗。衛輒讓仁而爭國。夷齊讓國而爭仁。是衛輒未始無讓。而夷齊未始無爭也。吳起忍其妻而不忍其卒。夫鳥知生之下爲死。鳥知死之不爲生。鳥知生之愈于死。鳥知死之愈于生。故至人一生死。物莫不有所待。魚待水。龍待雲。鳥待風。草木待雷雨。惟人亦然。臣待君。子待父。妻待夫。待而至者爲偶。待而不至者爲奇。呂望待于渭濱。傳說待于版築。而所待者果至。故功成。孔子待之杏壇。顏回待之陋巷。而所待者不至。故道廢。獨雌無雄。鸞鳳不能生子。比翼失侶。垂天不能奮飛。聖賢且奈何哉。

制器者莫不欲堅。然而恆毀。建室者莫不欲久。然而原鈔本缺。

缺。聞不曰不聞。而曰無可聞。愚者于所不知。不曰不知。而曰無可知。此所以深閉固距而難言也。

所謂明者。非必能見吳門之馬也。爲一室之中。無遺視焉。所謂聽者。非必能聞牀螳之鬪也。爲十步之內。無遺聽焉。所謂聖者。非必能辨商羊審萍實也。爲庭除几席之間。無遺理焉。故曰。道在邇而求諸遠。事在易而求諸難。

故齋者不飲酒。不如葷。可以除孽。可以養慧。此不必然之說也。吾觀牛羊鹿豕。未嘗飲酒茹葷。而不害爲牛羊鹿豕也。孽何由除。慧何由養哉。

人之精神。凝之心爲絕德。注之技爲絕藝。德絕者神完。藝絕者神喪。故曰。德成而上。藝成而下。上天下地。皆吾宇也。妄構一室。尋丈爲宇矣。八荒日月。皆吾牖也。妄鑿一垣。三尺爲牖矣。學者無以知見。

之室。隘吾心之宇。無以情識之垣。狹吾心之牖。空然洞然。默照疏觀。是爲聖人至無之天。

賢人友勝己者。聖人友不如己者。雖不如己者。必有己不如者也。耕不如農。稼不如圃。入山問樵。入水問漁。聖人焉不學哉。若聖待勝己而友。天下無友矣。惟無不師者。乃復能爲天下師。

操瓢而挹水于海。雖終日抱汲。不盈升焉。操畚而負土于山。雖終日鍬掘。不盈石焉。豈山海不足用哉。受有所極也。學者涉聖道之高深。遊六藝之淵藪。而操之以自滿之瓢。挾之以易盈之畚。何怪白首呻吟。而所得不盈一掬乎。

瞽者終日閉目。祇名爲覺。不名爲寢。躁者終日枯坐。祇名爲動。不名爲靜。

呂梁丈人能與濟俱沒。與汨偕出者。不見水也。商邱開入火取錦。而埃不漫。身不焦者。不見火也。顏子有卓爾之見。則道爲見礙矣。烏能從乎。故曰。顏苦孔之卓。

博約以前之回。出乎教而未始入乎教。博約以後之回。入乎教而未始出乎教。出乎教則入乎性矣。

祝高年者。曰龜鶴松柏。不知龜鶴老而靈。人老而耗。松柏老而堅。人老而脆。不倫也。惟少壯時心靈氣堅。或可方比。故人之可賀。在壯不在老。

養生之家。枯坐不移。無異草木。是動而植用之也。有息無聲。無異螺蚌。是靈而蠢用之也。既蠢且植。千歲何益。謂飲食傷生耶。則轉螭不飲食。三日而死。謂色慾戕生耶。則龜鹿至淫。壽皆千載。謂恬靜保生耶。則蚌螺癡寂。不能窮年。謂燥溼害生耶。則鵠鵠鳬鷖。日曝水宿。不聞徧死。要之分有所受。即有所限。短不可

遲寸陰。長不可速。簡漏。是以逢者任之。

春秋之賞罰。爲一世示勸懲。不爲一人昭功罪。子路拯溺而受牛謝。孔子曰。自今魯國必多拯溺者矣。子貢贖人于諸侯而受金于府。孔子曰。自今魯國必無贖人者矣。夫受牛謝市行也。而美之。不受金。廉節也。而抑之。計其終之利害。以定其始之得失也。於陵仲子之廉。于物奚害。君子欲維兄母之倫。故等其操于蚯蚓。夷齊扣馬之諫。于事奚益。君子欲植君臣之義。故多其功于武王。春秋盜齊豹。而劍客汗顏。馬遷俠荊軻。而勇士奮臂。是非之際。可不慎乎。

道無邪正也。用之者有邪正耳。斷脛剖心。若加于廉。來斯薨。舜矣。嚙咨登庸。若加于共。驪斯桀。紂矣。耽酒嗜音。大禹所戒。然舜操南風以治虞。曹參飲醇以治漢。烏隊野葛。可以攻疢。卽養生之資。酒醴黍稷。因之傷生。卽腐腸之藥。水火一也。用之焚溺。則殺人。用之烹溉。則活人。戈矛一也。外向者衛生。內向者戕生。孰爲凶乎。孰爲吉乎。故擇術不如治心。審途不如正步。

道傍之李。羣兒爭之。王戎舍之。非廉于味也。羣兒見其甘。王戎見其苦也。智人不營苟得。不徼近切。皆不食苦李之意而已。何詭情之與有。

狎獸者。乃欲掩獸者也。驅鳥者。必非羅鳥者也。故君子不畏剝膚之小人。而畏包承之小人。小人不畏壯顧之君子。而畏含章之君子。

讓不當理者。甚於爭。仁不當理者。甚於忍。諸樊兄弟致國于季子。而王僚之弑成。吳之亂。諸樊爲之也。故

曰甚于爭。晉獻公愛奚齊。卓子而里克之難速。奚齊。卓子之禍。獻公貽之也。故曰甚于忍。

鬻食者美味供人。而自食其粗糲。鬻器者美貨貽人。而自用其苦惡。雖孝子順孫。不是過。而人不之德者。以其有市心也。故懷利事人。卽糜身摩踵。無當忠義。猶鬻販耳。蘇秦。吳起是也。

親親長長之禮立。而終古不渝。尊尊貴貴之禮立。而易世則變。何哉。一則利其公。一則利其偏也。公利者。上與下同。賴之。故親長久安而不變。偏利者。上專而下羨之。故尊貴乘亂則相渝。

恩怨不出於臣子。報復不逮于君親。知其恩亦將知其怨也。報其德亦將報其忿也。故豫讓漆身以殉智伯。伍員剖尸以鞭平王。兩人者。易地皆然。未可殊觀也。

商人先割後賞。尊而不親。故上交者多諂。周人尊禮尙施。親而不尊。故下交者多瀆。諂之敵也。其究難爲下也。故季世而臣羅脯醢。拘囚之禍矣。瀆之敵也。其究難爲上也。故東遷而君遭中肩奔播之辱矣。易曰。君子上交不諂。下交不瀆。其知幾乎。

教劍者有法。及其能劍。忘其法。并忘其劍矣。教泗者有訣。及其能泗。忘其訣。并忘其手足矣。未忘法而用劍者。臨戰鬪而死于劍。未忘訣而習泗者。臨江湖而死于泗。

陶鑪範成鐘鼎。及鐘鼎發明堂。而陶鑪毀於砂礫。形形不能自完其形也。蛇生子而腹剖。蟹生子而脫殼。生生者不能自全其生也。大夫種以霸越殘身。商鞅以強秦肢裂。韓彭以興漢菹醢。功能衛人。不能衛身。悲夫。

見聞知識者。學者之黍稷稻粱也。黍稷稻粱。饑者患弗得食。食者患弗能化。不化則殃。醫者用藥石以攻之。攻之盡而後卽安。子路。子羔。饑而未食者也。曾子。子貢。食而未化者也。一貫之教。其二子之藥石歟。若顏子則弗藥而自化者矣。

由能舍其過。舜能舍其聖。禹能從乎善。舜能從乎衆。是所以爲大也。

舟人。不以舢舨載千鈞之石。愛舟也。車人。不以小轎駕厚載之車。愛轎也。堯。舜。不以天下授不肖之朱。均愛子也。愛子。莫如堯。舜。而不知者。猶以爲遠其子也。

大害必有小利爲之媒。大利必有小害爲之倪。小利能掩大害。故知避者寡。小害能隱大利。故知趨者希。聖人能察害乎利初。故媒不能惑。能斷利于害後。故倪不能撓。

趨利避害。聖與衆同情而異識者也。衆人以趨成其避。而聖人獨不失其所趨。衆人以避成其趨。而聖人獨不失其所避。非直趨而直避也。其中有迴折焉。公儀子以不受魚成其嗜魚。子罕以不受寶成其愛寶。子產以辭邑成其受邑。晏子以辭室成其受室。皆識趨避中之迴折者也。不迷其迴折。則其途徑矣。徑行直前。則其途反隕矣。非知幾者其孰能之。

張陳之仇。胎於膠漆。廉藺之好。起於睚眦。蓋情深者望難塞。怨極者氣易平也。故愛生惡。惡生愛。循環反覆。有如糾纏。聖人無所甚親。無所甚疎。抱德煬和。恩怨泯如。禍孰能及之哉。

愛南威之容也。爲之圖其形。形成而莫之寵也。所愛者去之也。貴聖人之道也。爲之傳其言。言傳而莫之

用也。所貴者去之也。

虛室之中。本無風也。扇動而風生。寂寞之字。本無事也。意動而事起。故息風莫如止扇。去事必先絕意。富貴不與嗜欲期。而嗜欲至。嗜欲不與疾病期。而疾病至。疾病不與死亡期。而死亡至。貧賤不與憂患期。而憂患至。憂患不與衰老期。而衰老至。衰老不與死亡期。而死亡至。然則如之何而可。曰。履富貴而不淫。處貧賤而不戚。

古有伊尹。而後世放君者。皆自擬于尹。古有周公。而後世居攝者。皆自比于旦。是見皋陶瘠爲大理。而謂瘠者。盡皋師曠。曠爲太師。而謂曠者。卽曠也。美珠不以類掩。而全類非珠。良材不以朽棄。而全朽非材。執其所病。擬其所貴。不亦舛乎。

龜之生。未始無知也。其知者不神。及乎知者已去。而靈知始出焉。是以其有知。成其無知。以其無知。成其有知也。故莊子曰。知乃不知乎。不知乃知乎。孰知不知之至。形與境互相入者也。耳往聲邊。聲亦來耳邊。眼注色中。色亦集眼中。何以明其然也。視遠者。不過百步聽而已。故曰。通于一萬事畢。

兩瞽相扶。不得稱仁。兩溺相援。不得稱義。以未忘自爲之心也。已不須扶援而扶援人。然後仁義之治立。仁義者。離己以全人者也。離己全人者。道德虧也。故曰。道德失而後有仁義。

鐘鼓有聲。不考不鳴。故許由之聲。堯考之鳴。伊尹之聲。湯考之鳴。傅說之聲。高宗考之鳴。呂望之聲。文王考之鳴。殷浩。周黨。無聲。考之不鳴。郭隗。毛遂。有小聲。不考而鳴。考之不鳴者。土鼓也。不考而鳴者。鼓妖也。

王子晉棄萬乘而仙舉縹緲山之上。以不生爲生者也。繫囚服桎梏而偷延貫獄之中。以死爲不死者也。知不生之生。則棄華屋若敝屣。謂死爲不死。則戀狴犴若層軒。雀入水爲蛤。方其爲雀時。若惟恐其爲蛤也。及其爲蛤。又不慕乎爲雀也。不知雀蛤奚愈。悲喜何生。

鳩之化鷹。雀之化蛤。以爲生耶。則無乎鳩雀也。以爲死耶。則有乎鷹蛤也。吾烏知其爲生。吾烏知其爲死。生。

不忍其父而忍其身。是吳起未始無不忍。而申生未始無忍也。特用之有當不當耳。物奚由生。五行順而相求。相求久則成合。故生物奚由滅。五行逆而相戰。相戰久則成散。故滅五藏者。五行之府也。人生於斯。死於斯。一體之中。迭爲子母。迭爲寇賊也。

失手而傷其目。愛目者不爲手罪。手無心也。失足而殘其體。愛體者不爲足怨。足無知也。聖人視無心之失。如手之傷目。故罪有大而必矜。視無知之過。如足之殘體。故犯有衆而必釋。

天地間一氣耳。氣之清而強者爲火。清而弱者爲水。濁而沈者爲土。濁而浮者爲木。濁而實者爲金。皆一氣之清濁而流派爲五也。一氣分五行。而五行中又各具五行。今夫水。其氣之上蒸者火也。故溼薪積而熱。其氣之下凝者土也。故止水渟而垢。其氣之或沈或浮者木也。故水草生之。其氣之堅凝不移者金也。故珠玉生之。推之火金土木亦然。故五可還一。一可攝五。譬之一樹。柯幹花實葉。各不同形。實總一根。蔕遠者不出十里。百步外非無形也。十里外非無聲也。而見聞不及者。耳目之精所至止此也。以是知形之

到境也。聞雷者心悸。聞哭者心悲。見麋而生子四目。見兔而生子缺唇。以是知境之涉形也。耳目具於我。物採之則出。聲色存于彼。心攬之則入。龜鼈相偶。眸子不運。而風化。白鷗雄鳴於上風。雌鳴于下風。而風化。彼皆以耳目內通。而形聲相注者也。惟至人反其背。而內外敵應。能使根境不相到。故納之淫僻。而不亂。置之紛華。而不汨。思也者。有不見者也。見也者。有不思者也。見黑則言黑。見白則言白。豈待計議而答哉。若以問答者。必擬議而始對。雖對之而常。猶未始有見也。故曰。擬議即非。

優游則毫釐之禮。重于泰山。夫子之下拜是也。倉猝則經法之昭。時有變易。湯武之放伐是也。蓋禮猶國之外郭。家之外藩耳。外郭嚴則寇敵心沮。不待挫之城下矣。外藩固則穿窬却步。不待禦之門內矣。若使敵至盜來。則必戴冑操戈以逐之。豈可恃藩郭之用哉。故禮者未亂則能止亂。已亂不能勝亂。悍者欲廢于無事之日。迂者欲恃于有事之時。皆謂之不知禮。

聖人之道。猶天地之氣也。天地之氣。松柏得之爲堅貞。桃李得之爲色澤。椒桂得之爲芬芳。若荆棘得之。則爲芒刺。葦辛得之。則爲腥濁。固同源而異流者也。老聃之後爲莊周。莊周之後有韓非。韓非之後有商鞅。孔子之後爲子夏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。子方之後有荀卿。荀卿之後有李斯。夫老子之道。化爲韓。商。孔子之道。化爲李斯。亦猶天地之氣之有荆棘葦辛也。人不疑天地而疑于聖人。何也。

災祥之變。有主感者。有主應者。主感者。天召人。主應者。人召天也。五星聚奎而漢祚昌。蚩尤旗見而巫蠱作。譬如風行草偃。或有主之者矣。此天召人也。若夫冤臣繫獄而霜飛。孝婦含悲而枯旱。專諸刺僚而彗